

译文经典

# 论自愿为奴

La servitude volontaire

Étienne De La Boétie

〔法〕艾蒂安·德·拉·波埃西 著

潘培庆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经典

# 论自愿为奴

La servitude volontaire

Étienne De La Boétie

〔法〕艾蒂安·德·拉·波埃西 著

潘培庆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自愿为奴/(法)波埃西著;潘培庆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

(译文经典)

ISBN 978-7-5327-6399-3

I. ①论… II. ①波… ②潘… III. ①波埃西  
(1530~1563)—政治哲学—哲学思想 IV. ①B565.299  
②D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50058号

Étienne De La Boéti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

论自愿为奴

[法]艾蒂安·德·拉·波埃西著 潘培庆译  
责任编辑/张吉人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3.75 插页 4 字数 51,000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6399-3/B·374

定价: 22.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T: 0539-2925659

## 中译本序

拉·波埃西？不知何许人也。不要说在中国，就是在拉·波埃西的祖国法兰西，知道的人也不会太多。

1789年7月，法国大革命爆发，革命的基本原则就是自由、平等、博爱。革命后不久，制宪议会就颁布“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确认人生来并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关于自由、平等、博爱观念的历史渊源，人们自然会想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至于有影响的人物，人们首先会想到那些主张人的自然权利说的人，如格劳秀斯、洛克、霍布斯、卢梭等。但早在16世纪中叶，有一个年轻的法国学生就已经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并倡导博爱，这个年轻人就是艾蒂安·德·拉·波埃西。

关于拉·波埃西的生平事迹，现代人所知不多。这里，我也只能从介绍拉·波埃西的若干材料中摘取一二。1530年11月1日，拉·波埃西诞生在距离佩里格不远的萨尔拉小镇上。他的父亲是佩里高尔地方行政长官的副手，但他英年早丧，十岁的拉·波埃西就成为孤儿。之后，拉·波埃西的一个叔父开始负责他的启蒙教育。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早就影响到小镇，当地有一位主教是意大利佛罗伦萨梅迪希斯家族的亲戚，受过意大利人文主义的熏陶，非常博学，他就希望他所在教区能够成为佩里格的雅典，艺术和哲学繁荣。拉·波埃西的叔父是教士，酷爱法律和古典文学，拉·波埃西就生活在一个酷爱古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家庭里。

拉·波埃西十分好学，他后来进入奥尔良大学攻读法律。根据马基雅弗利关于法兰西的报告(1510年)，奥尔良大学的排名仅次于巴黎大学。法学在当时有了巨大发展，奥尔良大学当时有不少著名法学家。拉·波埃西选择法律，这意味着他准备以后进入司法界。但就在他念大学的初期，这位只有十八岁的年轻人，写了一篇论文，后来成为他一生最重

要的作品，这就是《论自愿为奴》。除了法律，拉·波埃西还对古代语言、人文、历史等深感兴趣。闲暇时，他以法语、拉丁语或希腊语作诗，写过二十多首爱情诗歌，还翻译过普鲁塔克、维吉尔等人的作品。

由于拉·波埃西在大学期间表现出众，名声颇佳，他于1553年9月23日获法学士学位。同年10月13日，国王亨利二世下诏，破例同意拉·波埃西购买由纪尧姆·德·吕尔离开波尔多议会留下的议员空缺；之所以破例，是因为拉·波埃西尚未满二十五周岁的法定年龄（弗朗索瓦一世统治时期，王国总是缺钱，于是建立了司法官职位的买卖制度）。1554年5月17日，拉·波埃西被正式任命为波尔多议会议员。从1560年起，拉·波埃西受命调解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战争。1563年，拉·波埃西罹患痢疾，也有可能受到鼠疫感染，因为他所在的Agenais地区正在闹鼠疫；拉·波埃西的病情迅速恶化，8月17日，他自知大限将临，于是非常平静、安详地起草了遗嘱，8月18日去世，才三十三岁。

在谈拉·波埃西时，不可能不同时提到另一个人，他就

是法国大文豪蒙田。1557年，拉·波埃西认识了蒙田，两人一见如故，成为终生至交。蒙田在其“论友谊”（写于1580年）一文中谈道：他在认识拉·波埃西之前就已看过《论自愿为奴》，他正是从该文中知道拉·波埃西这个名字。可以说，《论自愿为奴》在他们的友谊中起了桥梁作用。蒙田对两人的友谊评价极高，他这样说：“……这种友谊如此完整，如此完美，可以肯定，即使在书本上也几乎找不到相似的例子，至于在今天的人际交往中，根本就看不到这种友谊的一丝一毫。必须有各种机遇的巧合才能够建立这样的友谊，如果每三百年能够出现一次这样的友谊，那就是奇迹了。”“在我谈论的友谊中，两个灵魂相互交融，合为一体，如此完美无缺，可谓天衣无缝。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喜欢他，我想这是难以言表的，这似乎超出了我能够列举的所有理由，超越了我能够表达的范围；我不知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而又不可抗拒的力量造就了我们的结合。”拉·波埃西在《论自愿为奴》的最后就谈到他对友谊的看法、友谊的定义、友谊的标准、友谊的基础等，而蒙田在“论友

谊”中回应拉·波埃西的友谊论，正是两个灵魂合二为一的具体表现。两人的友谊成为法国文坛的佳话。事实上，《论自愿为奴》就可从友谊的角度来理解：友谊只能存在于两个平等人之间，而奴役则恰恰以不平等的人际关系为基础；正因为拉·波埃西极其向往人间真诚的友谊，所以他对人们熟视无睹的奴役现象极为反感，诱发了他对人类奴役现象的探讨。

拉·波埃西撰写《论自愿为奴》一文时（大概在1548年），他正在读大学。什么事件激发了作者的写作热情？一个解释是：1548年，在吉也纳爆发过一次反盐税暴动，结果遭到无情镇压。拉·波埃西可能由此感到震惊，他在文中即表达了一个年轻学生对专制政治的困惑。人们通常认为受奴役是被迫的，拉·波埃西却相反认为这是为奴者的自愿选择，因为每个人生来就是自由的。人们总认为权力绝对强大，但他们偏偏忘记了奴役的真正由来：一个人是无法奴役众人的，除非众人首先奴役了自己。只要下决心不再接受奴役，君主的权力金字塔就会顷刻瓦解。



《论自愿为奴》是一篇探讨专制政治的论文，本为一篇学生习作，仅仅在作者的好朋友，或者在知识界小圈子内传阅，但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该文成为一篇著名的抨击专制制度的战斗檄文。历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一篇小文章，当时微不足道，但它后来却渐渐受到关注，上升为一种象征、一种号召、一种符号，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

拉·波埃西在撰写《论自愿为奴》时，并没有后世的革命思想。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拉·波埃西的《论自愿为奴》被后人视为反封建专制的宣言书，其书也不断被再版，并被译成多种外语。历史证明：拉·波埃西有先见之明，他敏锐地意识到社会的发展趋势；其《论自愿为奴》是近现代政治哲学的一篇重要文章，后来在不同时代，被不同政治色彩的人士广泛引用，影响了很多思想家，可谓近现代史上的经典之作。

关于中文译本和翻译情况。《论自愿为奴》的原文早在16世纪就已遗失，后人出版该文只能以克洛德·迪皮和亨利·梅斯默的手抄本，或者以16世纪新教徒出版的印刷品

为依据。任何手抄本都不可能和原文完全一致；至于新教徒的出版物，由于新教徒当时受迫害，他们选择《论自愿为奴》的某些片断，以此抨击封建专制，肯定按自己的观点对《论自愿为奴》作过很大改动。19世纪，人们重新找到亨利·梅斯默的手抄本，经过比较，认为此版本改动的地方最少，因而认为该版本最忠实地保存了作者的主要观点。查理·泰斯特即根据梅斯默版本于1836年以当时的法语翻译《论自愿为奴》，于是16世纪的法语转成19世纪的法语。由于《论自愿为奴》有很多版本，光20世纪就有不少今译本，选哪一版本作为中文译本的底本？看了好几个不同版本，我最后选择查理·泰斯特的译本，因为该译本更接近梅斯默版本，其译注也反映了法国19世纪的情况，正好承上启下。但在查理·泰斯特的译本中，有不少地方意思比较难懂，我参考了梅斯默版本，以及若干现代法语译本，尤其是Gérald Allard的译本。所以，中文译本中有四种注释：

- 1) 出版者注，即中文译本所依据的《论自愿为奴》，Payot出版社，2002年版；
- 2) 法语译注，即查理·泰斯特在转译时

加上的注释；3) Allard 注释，即 G. Allard 译本的注释，见《拉·波埃西和蒙田论人际关系》，Griffon d'argile 出版社，Ste-foi，加拿大魁北克，1994 年；4) 中文译注，这是我加上的注释。

由于注释较多，我建议读者在读第一遍时不管注释，否则容易打断思路；读第二遍，可以参考注释。如果还有第三遍，可选读某些片段和若干法语注释。这当然不是硬性规定，一切由读者自由决定，我仅仅和读者分享我的经验。书中的大部分人名和地名都译成中文，但有不少人名和地名，对中国人都非常陌生，所以我仍保留外文，这样并不影响阅读，甚至更简单明了。

关于中文译本的由来。我第一次读《论自愿为奴》，那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当时我在欧洲留学。一晃近二十年过去了，现在我在图书馆又看到这本书，借来重读，又有新的感想。萌发翻译此书的想法。首先，以前有人翻译过《论自愿为奴》的若干部分，而且是从俄语译成中文，和原文有较大距离。其次，鉴于《论自愿为奴》在近现代史上的影响，

可说这是一部经典之作。我所谓经典作品的标准，不仅仅看它是否提出了多么完美无缺的理论，得出了多么无懈可击的结论，更在于看它是否提出了令人深思的问题，是否能够促使后人进一步探索。经典之作总是站在时代前沿，或者预见到社会发展趋向，从而能够启发当代人和后人的思想，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我热情渴望《论自愿为奴》的中文全译本能够启发中国读者，促进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最后，我要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鼎力相助。

## 法语译序

一句话，读者兄弟！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在人间的地位和你的个人见解；尽管通常有所谓谚语说：并非所有兄弟都是亲戚，不管怎么说，即尽管在这个世界上对头衔和诽谤、授勋和囚禁、特权和禁令、财富和贫穷有着极为奇怪的分配，这一切都可以撇开不管，我们还是必须承认，从整体上说，我们在自然天性和基督教意义上说都是兄弟。拉默内已经说明这一点，并且予以证明；他的话如此具有说服力，令人赞叹不已，而人称印刷机的这种极其可恶的机器，它永远，永远也不能过多地复制。

你可不要认为，我在此序言中这样开始，直呼你为兄弟，这是为了哄骗你。奉承并不是我所擅长的；在这个口是

心非并充满欺诈的时代，我已经因为我的坦率而感到极不愉快。我是既愚蠢又大胆，居然想给一本书加上几句话，使这本书更加年轻，使人们能够更容易理解它所包含的古老的、但却是坚不可摧的真理。这并不是我的书，我这样做可能过于鲁莽，而我所加上的这些话还会给我带来极大的不愉快。

我想让你能够理解我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所有尴尬。在鼓起勇气完成这一任务之前，我已经思考了很长时间。我已经年迈，我也从来没有创作过什么。有那么多人，他们写了很多书，但读者在其中甚至找不到一个观点。我难道比那些人更愚蠢？我不这么认为。我从未在任何学校、任何学院接受过任何教育，我是通过阅读自学的。幸运的是，那些质量低劣的书对我从来没有吸引力。我的运气那么好，居然除了好书，手上没有其他书。我在书中读到的那些无聊的话、愚蠢的话或者无耻之言，大部分书里都充斥着这样的言论，这使我感到难以容忍。我偏爱那些古代道德学家，他们写了那么多高品位的美丽文字，他们的风格又是如此天真，如此坦率，如此引人入胜；令人奇怪的是，他们的

作品虽然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但却没有产生更大的作用。至于新潮的东西，即我们日常所见到的文字，我并不喜欢，依我看，这并非什么新的东西。实际上，即使在最好的文章中，没有任何东西不是早就有人已经说过，但我们亲爱的先人们却表达得更好。我总是对自己说，既然老的作品写得这么好，写得如此清晰、明白，为什么还要创作新的？为什么不阅读先人的作品？他们令我如此喜悦，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同样令所有人都喜欢？有时候，当然只是作为尝试，我想给那些可怜的人念上几段，因为这些人不幸都是文盲。这一尝试的结果令我非常满意。当他们听我念，他们是多么惊讶。这样的阅读对他们来说真是美味佳肴，他们充分地品尝着。事实上，我还尽量给他们解释隐藏在古老语言之下的真正含义；这些古老的语言很可惜都已过时了。这就是我现在突发奇想做这件事的原因。

不管我如何下决心要做这件事，但不知有多少次，我还是不得不放弃，因为我注意到：我每走一步，都在糟蹋原作，就像给房子粉刷涂料，结果反而降低了房子的价值。当

我在从事一件如此徒劳无益的工作，如果我能够坚持下去，仅仅是出于献身精神，因为我深信：我奉献给你的菜肴远不如原来的，这仅仅因为我是按照你的口味来安排的。所以，读者，你永远不会对我的辛劳有充分的感激之情。我所做的实在是一件令人心碎的事情，就像这样一个裁缝所感受到的：他对希腊和罗马的服装充满崇拜和迷恋之情，伟大的塔玛演员穿着这些服装出现在我们的舞台上，深受欢迎，但这位裁缝却不得不为了迎合任性的潮流，裁剪服装，以符合我们所习惯的那些平淡无奇的服装。裁缝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掏出钱包，这是他的谋生职业。但我呢？我从事这一辛苦而又艰难的文字转换工作，仅仅为了对你有用。如果我能够达到这一目的，这是我现在，也是我永远的、唯一的目的，那我是绝不会为我所耗费的时间、付出的辛劳而感到后悔的。

与其在这一点上唠唠叨叨，我想这里只要有善良用意就足够了，这样才能为我的鲁莽破坏作一辩护，我感到我还应该对你谈谈作者的功绩，也许你也这样想。我献给你的是一



个披着现代外衣的古代孩子。赞扬他，夸耀他的才华，宣扬他的德行，颂扬他的荣耀，对他的图像顶礼膜拜，这些都是我们学院里那帮行家里手每天都在做的事情，这不是针对他们还在世的同行，因为欲望使他们相互吞噬，而是针对过世之人。每一个新生的不朽人物，当他进入这一所谓科学殿堂，这就是他对一个已经作古的不朽人物必须要做的功课；各种天才人物纷纷前来躲入其中，而不是相互滋养，这样的殿堂，也许可以更确切地称之为我们文学的光荣camposanto。<sup>①</sup>是否由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来模仿这些美丽文字的创造者？模仿这些广泛传播强制性赞美词的制造者？并非我没有比他们更好的主题，因为我能够用两句话来向你勾画出我的作者的画像，但不是以学院派风格，而是以古希腊方言的风格：“生为大加图，死为苏格拉底。”如果

---

<sup>①</sup> 几乎在整个意大利，人们通常就用这个词来称呼墓地。那不勒斯的墓地就以其独特性而引人注目。该墓地由 366 个极深的坑组成。人们每天打开一个坑，把前夜死亡的所有人的尸体，先把衣物全都去掉，然后把他们乱七八糟地扔进坑内；当天晚上，该坑被神秘地封闭，要等到第二年的同一天才能被打开。当人们重新打开时，他们要确定在这段时间当中，土壤已经完全吞噬了葬于其中的尸体，没有任何遗留物。